

# 18

说到中国的医学教育史,就不能不提到在军内和医界都大名鼎鼎的“军医期”,这一称谓特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的唯一一期六年制授予军衔的医学本科毕业生。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很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一批军医,于是从报名参军的青年学生中严格选拔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600余人,他们奔赴地处战争后方前沿的辽宁沈阳,进入中国医科大学。

学习期间饱受前线空袭干扰的“军医期”学员,为救治志愿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前方战场形势的不同变化,转运后方的伤员时多时少,在接收大批伤员时,每个人都是担架员、护理员、急救员,他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员,迅速为伤员擦拭泥土、血迹,更换衣服,处理伤口。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中国医科大学北安志愿军医院接收了大批战伤、冻伤的伤员,全院床位满员,医护人员常常48小时不眠不休超负荷连续工作。由于血源紧张,“军医期”学员成为输血主力,只要伤员在手术中需要输

血,他们就争先恐后为“最可爱的人”献血。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了细菌弹,“军医期”学员奉命下乡,他们住在老乡家,白天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晚上为群众表演活报剧,进行反细菌战的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的缓和,“军医期”原定的两年制最后延长到了六年制,使他们得以完成正规的大学医学系本科课程,打下扎实的医学基础。

那时,我父亲作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兼门诊部主任,承担临床和教学工作,也是“军医期”学员的老师之一,他还亲自担任班主任,精心编写教案,悉心授课,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培养“军医期”学员倾注了大量心血,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 「军医期」传奇

李成振

1956年12月,“军医期”学员结束了六年的学习。毕业典礼上,时任沈阳军区政委、开国上将周桓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宣布授衔命令,并将银质白底的军医军衔亲自授予每一名青年军医官,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具有正规大学本科学历的军医,鲜衣怒马少年时,最美不过绿军装。合影上,他们头戴大檐帽,身着军礼服,肩佩尉官衔,腰扎武装带,戎装挺拔,英姿飒爽。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包括志愿军在内的全军各条医疗战线。他们中有参加我

牛排和牛,哪个先有?那还用说!那么,豆腐花和豆腐,哪个先有?想必很多人心中无数。影响人们作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原因,无他,是没有任何文献可征。

即使最早提到“豆腐”两字的宋人陶穀,他也只说了“时蔬是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清异录》)那么几句活而已。

倒是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当时的豆腐制作方法。但如果我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豆腐花和豆腐,哪个先有?敢请老先生只好支支吾吾地回应一声“找刘安去问”了。

许多传说,闪烁其辞,兜兜转转,都无法脱离以下桥段——

汉代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将磨好的豆浆溅到一堆草木灰上(等于反向操作了一回“点豆腐”),突然发现豆浆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于是发明豆腐制法……

呵呵,刘安像死了被苹果砸中的牛顿啊。

虽是“传说”,但非无稽。其中的关键词俱全,比如豆浆,比如凝固剂等。

人战功赫赫,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他们身上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同样值得尊敬和铭记。

在建党百年之际,被誉为“高原生命守护神”的吴天一院士荣获了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成为“军医期”学员中的优秀代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年迎来建校90周年的中国医科大学,肇始于1931年11月我党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校,被称为长征路上走来的“红医摇篮”。1940年9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该第四期毕业生亲笔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激情岁月,风雨征程,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的最后一期军医学员,“军医期”不仅仅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称谓,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从“无意”“溅”等词,我大胆推测,那是一次具有偶然性、实验性的小规模操作,就赋能而言,只能催生豆腐花而难以催生豆腐。

仓颉造字,造的是甲骨文或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决不会是一笔王羲之;同样,刘安造豆腐,只能是豆腐花,决不会是内脂豆腐。

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豆腐渣,一碰即坍。人们之所以坚信豆腐花取之于豆腐,是亲眼看见卖豆腐花的人,从盛在保温桶里的豆腐表面,用勺子一片一片地刮铲下来,舀进碗里,使豆腐呈现碎片化,从而变成“花”的事实。

然而,豆腐和豆腐花的制作原理相同,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制作路径也相同,其中最大的分歧在于含水量不同,或者说是凝固剂数量的差异,导致——豆腐花的嫩,不足以使它成为小菜;豆腐的老,又不足以使它成为小吃。

清人汪日楨在《湖雅》中提到:豆腐“最嫩者不能成块,曰豆腐花,也曰豆腐脑……”

汪日楨之“不能成块”云云,我不能同意。但从前我也一直以为,北方人说的“豆腐脑”其实就

是南方人说的“豆腐花”。我被较真的人斥为“想当然”,其中的奥妙,据说“豆腐花”是用石膏点的,“豆腐脑”是用盐卤点的,用石膏点的要比用盐卤点的来得幼嫩。

最容易与豆腐花、豆腐脑混淆的,当是流行于在湖南、湖北、贵州、重庆一带著名小吃“米豆腐”。上海开始出现豆腐花,包括我在内不少人认定它们是一回事儿,并且大胆推测是影片《芙蓉镇》推动了豆腐花横扫上海滩。

揆诸“米豆腐”和“豆腐花”之名实,可知“米豆腐”用大米浆水点化,“豆腐花”则用大豆浆水点化,能一样吗?假使我记得不错的话,从记事起直至《芙蓉镇》公映(1986年)的二十多年间,上海几乎不见豆腐花的身影。不过,那也只说明该时间段确实如此,除此之外呢?查上海鸿文书局出版于民国八年梅月(农历四月)的《营业写真百图》一书,录得“卖豆腐花”一帧,配诗曰:“豆腐制自淮南王,又有腐干又有浆。雪白更有豆腐花,绝嫩滑溜堪充肠。卖此之担两头热,千百担中只有一。直堪

## 豆腐花

西坡

碧水中,俗称脑中风,在某特定条件下发生“脑溢血”或“脑梗阻”使人性命攸关,造成突然死亡事故。这种病在情绪激动时容易突发。此时,只要把情绪调整过来,边上都有人在的情况,即使严重,也有人送医抢救和保护性命。

如果一个人独处发病时,特别如一个人如厕,在排便过程中,使大劲憋足气,特别是就差一点快排出来时,突然脑袋发“黑蒙”,如果不及及时放松,就会发生严重后果,且无人知晓,等到砸门进入,已回天乏术造成死亡。

即使如旅店厕所所有预警装置,发出报警信号能得到及时抢救,这种依靠外力的办法,至少也在没有昏迷尚有意识时才能得到实施。否则就没救了。怎么办?

显然,在七十多年前,一百多年前的上海,豆腐花已是常饕。可是,我的先辈,比如父母、亲戚、邻居身上并没有传递出任何自带豆腐花“流量”的信息。真是奇怪。尽管是半流质,人们还是把豆腐花看作豆腐的同类——用一个动词“吃”而不是“喝”来搭配,表明豆腐花的分量和凝重超过豆浆甚至粥,无疑是很有深意的处理。

豆腐花在任何时间节点品尝都是对的,充饥,止渴,解乏,御寒,润燥,清热,益气……

添加各色作料的豆腐花,需要人们用调匙轻轻舀起,一点一点地嚼,一点一点地抿,一点一点地咽。宁辣不甜,宁咸不淡,宁碎不全,是我吃豆腐花的个人偏好。

我对豆腐花的评价有点奇葩:“四维空间”的豆浆;“花样年华”的豆腐。是不是太委琐了?该不会被人目为喜欢“吃嫩豆腐”(上海俗语,意为欺负弱者)吧?我很忐忑。

马奈为何如此处理男孩的表情呢?书中说,“肥皂泡”这个主题,在17世纪的传统绘画中,已不鲜见。很多画家都画过肥皂泡。比如马奈的老师库图尔,还有鼎鼎大名的夏尔丹。

库图尔是位学院派画家,马奈跟他学了六年画。库图尔有幅作品就叫《肥皂泡》。一位男孩,右脚踏在椅子上,坐在书桌前陷入沉思。书桌上空,漂浮着两只透明的肥皂泡。男孩的神情同样严肃。原来,在西方绘画中,肥皂泡常被用来表达“虚无”的主题,象征尘世生活的脆弱,短暂。

前些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看过夏尔丹的一幅《吹肥皂泡的少年》。深目高鼻的年轻人低着头,俯身窗台上,凝神屏气地吹着一只肥皂泡。在他身边,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努力踮着脚扒着窗台,使劲盯着这只晶莹剔透的泡泡。两人的面目表情都很安静。这里的肥皂泡,我理解成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尽管肥皂泡只能拥有30秒的彩虹,可是毕竟拥有过色彩,拥有过圆满。

一只肥皂泡,或表达孩童的纯真,或表达虚无的母题,或充满梦幻的希望……一些画家热衷将视线投向上层贵族,一些画家则更倾向用写实的笔法来描绘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作品的背后跳动着画家的脉搏,就如塞尚所说:“我欠你的绘画真理,我将在画中告诉你。”



童年时,我们都玩过“吹泡泡”。用一根棒子,在泡泡水里蘸一蘸,然后靠近嘴巴吹啊吹。有时,泡泡吹不成型。有时,泡泡吹出来了。大大的,圆圆的,晶莹的泡泡在阳光下照射下,闪耀出七彩的光芒,美极了。孩子们露出得意的笑容。有些顽皮的孩子,还会用手去抓泡泡玩。

一直以为,“吹泡泡”只是我们中国孩子的游戏。没想到,西方孩子也玩这个游戏。

翻阅一本画册,看到马奈的一幅作品《吹肥皂泡的男孩》。画中的西方孩子,一手拿着肥皂水碗,一手举着棒子,他吹出了一只又大又圆的泡泡。不过匪夷所思的是,画中的男孩表情严肃,脸上竟没有流露出有一丝成功的喜悦之色。

## 肥皂泡

尹画

这里提供一个自救的妙招。如发现脑袋逐渐向上发“黑蒙”时,应及时停止使劲排便,放松,同时抿嘴,发鼻音“唔”声,音调接近 la, mi, fa……即能感到脑袋发蒙逐渐下移消散(这是头部两侧主动脉血流发生变异造成的),这时你可发现发“唔”声(一般在 mi 音附近)时,脑袋两侧能感到“共振”现象,就是它靠振动频率调节主动脉的血流趋于正常。血流过快时会发生脑溢血,受阻时会发生脑梗阻,这是靠音频使脑袋产生共振来解除血流的变化来缓解和避免发生脑卒中的险情。

我自身曾遭遇这种现象,并偶然发现抿嘴发鼻音的奇效,把它写下来,读者朋友们万一遇到此类情况,不妨一试,也许能得到解救……



碧水丹叶秋色浓 张逸摄

苏海韩潮(蘇海韓潮),唐朝韩愈和宋朝苏轼的文章气势磅礴如海似潮。此成语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听稗》。小文谈“苏、韩、潮”。

苏(蘇),稣是蘇的本字。金文(图一)从鱼从木或禾,构形表示用树枝禾秆稻草穿过鱼鳃提鱼。捕捞的鱼虽然离开了水,又伤了鱼鳃,但鱼不会死去,在短时间内放回水中,鱼就可以苏醒“复活”(故死而复生的更生两字组合之“甦”是异体稣)。古人提活鱼的简便招数沿袭至今,现在人们虽然还可以用塑料袋装水携带活鱼,似乎仍没有稻草等穿鳃提鱼方便,因而在农村人们此般“拉风”地拎着鱼行走情景依然常见。

稣的“复活”本义消失后,小篆稣再加可界定是提鱼稻草的艸部,另造“蘇”代替,精彩依旧。但简化字的苏,卸下莫名其妙方言“办”,成了“记号字”(新归类界定的语言学名词),使得我们原本可以通过字形窥探与锚定蘇字中满是生活情趣的鱼禾都没有了,古代讯息荡然无存。需要展开的是《说文解字》不知道蘇的本字是稣,云:“苏(蘇),桂桂也。从艸,稣声。”桂桂是能解毒的草本植物紫苏。中毒者吃了就能苏醒。“说文”不晓得蘇之稣的奥义,认定稣仅作符号,如此稣的搭档艸(艸),应泛指一切草本植物,无理由单指桂桂。

韩(韓),似乎囿限作姓氏地名国名。韩姓在宋代《百家姓》中位列第15位,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25位;地名,陕西渭南韩城市,国名,战国时期的韩国,如今朝鲜半岛的韩国。笔者进行汉字寻踪,韩是有造字初始义的。具体分析:金文韩

(图二)与正体先造异体(图三)都是軛与韦(韋)组成。軛,《说文解字》:“日始出光軛軛也。……凡軛之属皆从軛。”金文字形表示初升太阳光芒(“人”形)照在草木上。軛是韃(干)的本字。有观点軛字“本义为旗杆”,笔者不认同。軛组出的字都有“日光軛軛”义,举軛加羽的“翰”为例。翰,高飞也。《诗·小雅·小宛》:“宛彼鸣鵙,翰飞戾天。”具体形式则是清晨鸟禽沐浴着阳光由林间向天空飞去。

《说文解字》:“韩,井垣也。从韦,取其币也。軛声。”韩,字义是井垣(井栏)。字形采用軛下加韦,而軛不唯作声旁。韦是围的初文,拙栏《韦与围卫》一文谈及,本义为围绕。“取其币也”,币同匝,环绕一周叫一匝(笔者注:钱币的币上为撇)。韩字本义即井垣,也称井墙,指井口圆或方的矮墙(土或石质),防止人与禽畜不小心跌入井内。而中国最早的水井口矮墙是木结构,叫做井栏。井口也有更保险的,即井垣外再竖木板条围起,那是井栅栏。

容纳了阳光、生命(树木)、水源(井水)、人类创造力(围垣)的韩,构形立意多含含蓄,兼有诗情画韵。如此优质吉利的字,很早就被姓氏与地名国名用字强行“借调”过去,约定俗成,至今“不还”。

潮,拙栏文曾解析过“朝”。甲文构形:旭日从林间升起,宿月还挂在苍穹,没有退去,在晴朗早晨常有朝字描绘的自然景观,奇美的不可方物。另,“日始出”的朝加月(图四)也是朝的异体。朝加水(?)成潮字,指早晨上涨的海水,古人称此海况为“潮”,另称黄昏上涨的海水为“汐”。

苏海韩潮,海潮声声,响彻行云;苏海韩潮,苏轼和韩愈是华夏璀璨文化星空中交相辉映,万世恒久的双子座。

## 苏海韩潮

徐梦嘉 文图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在某特定条件下发生“脑溢血”或“脑梗阻”使人性命攸关,造成突然死亡事故。这种病在情绪激动时容易突发。此时,只要把情绪调整过来,边上都有人在的情况,即使严重,也有人送医抢救和保护性命。

如果一个人独处发病时,特别如一个人如厕,在排便过程中,使大劲憋足气,特别是就差一点快排出来时,突然脑袋发“黑蒙”,如果不及及时放松,就会发生严重后果,且无人知晓,等到砸门进入,已回天乏术造成死亡。

即使如旅店厕所所有预警装置,发出报警信号能得到及时抢救,这种依靠外力的办法,至少也在没有昏迷尚有意识时才能得到实施。否则就没救了。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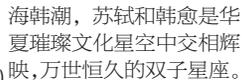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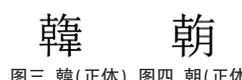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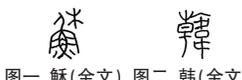
梦笔寻踪

关于突发“脑卒中”

孙正卿

调节主动脉的血流趋于正常。血流过快时会发生脑溢血,受阻时会发生脑梗阻,这是靠音频使脑袋产生共振来解除血流的变化来缓解和避免发生脑卒中的险情。

我自身曾遭遇这种现象,并偶然发现抿嘴发鼻音的奇效,把它写下来,读者朋友们万一遇到此类情况,不妨一试,也许能得到解救……



图一 蘇(金文) 图二 韩(金文) 图三 韓(正体) 图四 朝(正体)



图一 軛(金文) 图二 軛(正体)

## 七夕会

关于突发“脑卒中”

孙正卿

调节主动脉的血流趋于正常。血流过快时会发生脑溢血,受阻时会发生脑梗阻,这是靠音频使脑袋产生共振来解除血流的变化来缓解和避免发生脑卒中的险情。

我自身曾遭遇这种现象,并偶然发现抿嘴发鼻音的奇效,把它写下来,读者朋友们万一遇到此类情况,不妨一试,也许能得到解救……

## 健康